



武威文庙印象

□ 马希良

武威城东的银杏树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。文昌宫的琉璃瓦在暮色中泛着微光。我踩着有近七百年历史的块块青砖，穿过饱经风霜的棂星门斑驳的暗影，忽然听见檐角铁马叮咚叮咚作响……

二

缓步徐行，驻足尊经阁的飞檐下极目西眺，但见祁连山的皑皑雪线正在云层间浮动。据嘉靖七年编纂的《凉州志》记载，文庙藏书曾高达三万卷。晨钟暮鼓时分，总有一茬又一茬的生员捧着《十三经注疏》坐在阁前石阶上潜心研读。他们凝神细辨那一张张泛黄的书页，在方寸书页间，探究着隐藏其中更辽阔、更深远的世界。

清代乾隆年间训导李元春曾在日记中如是记载：“每值朔望，启圣祠前聚着老讲乡约，贩夫走卒皆屏息。”循着文字的脉络，仿佛看到——那些因劳作而粗糙的手正在小心地翻阅《朱子家礼》，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戍边将

士憩息之际卸下铠甲专注地聆听《孝经》，风餐露宿赶山转场的河西牧人把《千字文》牢牢地裹在干粮袋里……这是怎样的一幅文明图景？又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奇观？

在明伦堂的藻井下，我偶见几位临摹壁画的少年。他们或许不知，几百年前的那个春日下午，杨一清曾在此讲授《春秋》，执起戒尺教蒙童习字，边塞的狼烟与笔墨的氤氲交织成了最动人的和弦。此刻忽然懂得书籍中的“学在官府”“以更为师”的深层意蕴，在这里鲜活跃动着。

三

崇圣祠的屋脊上蹲着五只脊兽，它们的影子随日暮缓缓爬过月台。晨光中踏风练书法的矍铄老人回忆，儿时塾师总指着这些陶兽教授《礼记》“见屋上蹲兽，当思忠孝节义”的“器以载道”之训。而今都市父母多携儿女细数脊兽，将厚重的礼乐典章于不经意间化作

飞檐上的美学游戏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文明的传承？

暮色四合时，文昌阁的灯依次闪亮。随着曲裾吟诵《论语》的女子、支着画板结构图写生的美术生、立志探究藻井结构的专业研究者……此时这些年轻身影与古老文庙的苍劲轮廓辉映重叠。突然，无人机的嗡鸣声划破岑寂，不小心惊飞了檐角归巢栖居的一窝燕子。

当棂星门的铁锁落下“咔嗒”声，月光在微风陪伴下又开始轻柔拂拭碑林里那些石刻上不朽的名字。恍然间，那些捐资助学的商贾、风雪夜读的戍卒、拓碑传经的僧侣，仿佛都在月光中苏醒了……我触摸文庙砖缝里蔓生出来的略带苍色的青苔——哪里是寻常青苔，分明是凉州人用光阴、信仰、坚守，一招一式精心研磨、搜集、晕开的浓浓墨香。祁连山雪水终将化作奔流归入大海，而矗立在祁连山下的这座文庙，恰似文明长河的一注源头活水，汨汨不息、澄明晶莹。

□
马永兵

一株桑树

充满了桑树的枝条，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节日彩灯挂在了桑树上，让人心生陶醉与满足。

小院内的工友们，虽平日里忙着工作，但谁也不曾忽略这株桑树。施肥、浇水……总是对它照顾有加。更多时，是过来闻闻桑叶、桑花的清香，看看桑葚、桑树的变化。

盛夏时节，桑果正熟。这棵树结的桑葚个大肉厚，色泽正、糖分足，果质细腻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一开始，大家先是摘熟的吃；入伏后，就捡落地的吃。一个多月的成熟期内，大家自己吃，也带给亲朋尝，更有工友把桑葚晒干，冬天泡水喝。

春来已，枝已剪，这株桑树又开始慢慢地长叶、开花、结果了。人们植绿、爱绿、护绿，就该从身边的一株树、一棵草做起。

送自己一束花

□ 又夏

买到鲜花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，人收到花的时候，更会感觉到自己正被安稳地爱着。

喜欢茉莉，是因为它的谐音，茉莉——莫离。茉莉花的花语，清新、纯洁、忠贞、质朴、迷人等。

桔梗花梗也好看，特别是白色和绿色。花枝笔直，开始不懂，一片叶子都不舍得剪掉，确切地说是懒得摆弄。后来，每次买花的时候看着店主熟悉的操作，原来叶子都要尽可能撸掉，枝干也会剪得短一些，不让它过分露怯。每当那时，我就会说留一点儿吧，让它们尽量保有自然原有的样子。

绣球，花如其名，圆滚滚的，颜色多样，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，无尽夏。第一次是在花市看到的，被可爱的形态和魔幻般的花色所吸引，便顺手买了一盆水培绣球呵护。后来买单枝绣球花，再配上其他花束。即便凋谢时，花瓣、花托仍固执地攀在花枝上，哪怕枝干枯成了白色、粉色、蓝色……

为什么买花？花都会凋谢，之前一直不懂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买花。后来，当自己收到鲜花时才体

会到，鲜花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，人收到花的时候，更会感觉到自己正被安稳地爱着。

路过花店，尤其是花市，看到一排排花坊，一家家花店，连走路的脚步都会轻盈许多。买一束心仪的花，整个人仿佛瞬间把春天捧在手中。也尝试过网上买花，但我鲜少再下单，因为我很在乎买花的过程。买花的过程，是独享快乐。花是浪漫的代名词，浪漫也可以自己给自己，而买花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，就像茂盛的生命中，即便无法承载太多暗淡的事情，也要让自己多积攒些美好的遇见。

买花，已经不只属于仪式感。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花，一束花可能带你看到不一样的四季。环抱着花束回家，左手环抱着花束，右手提溜着蔬菜，感受到了“云里写诗，泥里生活”的情调。

纪念日、平淡的日子、热爱生活的日子、忙碌奔波的日子……每个人都是需要花的，它是一种期待、一种对美好的心之所向。

今天，送自己一束花吧！如花在野，温柔热烈。

会呼吸的山梁

□ 汪呼林

眼前这山，此时虽已被足足有半米深的积雪覆盖，除了几棵野白杨和长得不算太高的杏树，再难觅半分生机，却丝毫没有颓败之态，取而代之的是蓬勃的朝气和无尽的暖意。你听，这山梁好像真的会呼吸，那绵长的吐纳与土地的脉搏共振。

站在这里，总觉得自己是在母亲的怀抱里，任它山风凌厉或和煦拂过，而灵魂似一本被岁月摩挲的书籍，风翻动书页簌簌声中，那一缕墨香，深深沁入黄土的褶皱里。

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，这山的呼吸声仿佛变得急促起来。看那一块块黄土地，像作业本上的方格一样，表面看似平淡，但仔细看，那黄的是一垄垄旱地麦茬，白的则是山坡上的野百合或是盛开的洋芋花之类的。

清晨，山梁在晨雾中苏醒。当山岚漫过梯田时，总把村庄装扮得诗意盎然。扎根大地深处，每一道山梁都凝固着永恒的记忆，那些深深不一的皱纹里，蓄满了坚毅和倔强。关于修梯田，我记得父亲曾讲过，每当大地回春之际，山梁还浮着霜花的时候，村人们便前往远处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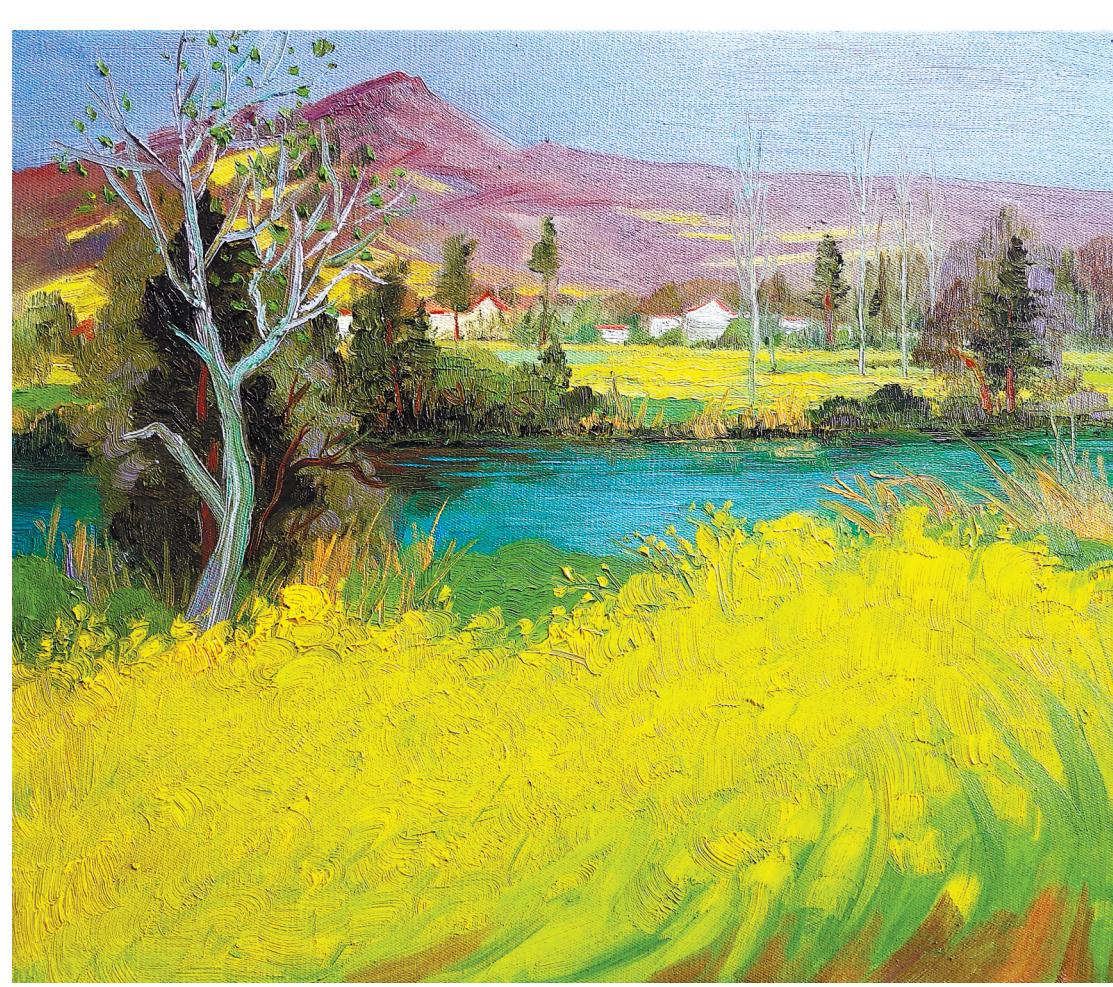
山梁上修梯田。多年以后，即便我努力去寻找这些记忆，但当时劳动的具体场景已逐渐远去，我能做的，就是用心去感受父辈们对这座山梁的深情。

时节如流，人会渐渐老去，可眼前这山梁依旧挺着脊梁岿然不动。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怎么也找不到尽头，像极了生命的曲线，有起有伏，始终保持着锋芒。

我眼前的这山梁，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大江大河，哪怕没有名山大川的奇特，也无文人雅士的赞美，却成了我一生的怀念。

山里人——我的父辈们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眼前这山梁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倘若没有了这光景，对他们来说那才叫不习惯呢！在这山乡，除了老屋，离我最近的就是眼前这山了。每次只要踏上这山梁，我仿佛就感触到了脚下泥土的温度，踏实而温暖。

唯有伫立于这苍茫的山梁上，才能看清父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背影，还有他们用汗水浇灌的希望，仿佛都已在这起伏的沟壑间生了根。



百花

第3318期

春涌

〔油画〕

常燕作

斜燕低飞

□ 吴春

小时候，家在农村。老屋的木门是二十余块沙枣木板拼成的，左侧门框嵌着枚铜扣环，门扉上悬着不足半尺的锁链。每当全家出门，锁链便与扣环相拥，然后郑重地挂上黄铜老锁。

院子是敞着的，没有顶棚遮蔽，春风轻轻翻过院墙，将屋檐的冰溜子织成水帘。燕子穿云破雾，翩翩归来，它们低回盘旋，寻找落脚之处。几只燕子飞入我家的宅院，轻车熟路找到西头，在静悬的旧巢上垒起一圈儿新泥，筑成了错落有致的双层楼阁。

这些勤勉的邻居，黎明衔着青虫归巢，黄昏驮着夕晖梳羽。它们恪守古老的契约，只捕捉虫子，却从不触碰檐下晾晒的稻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每当燕子玄色的尾羽掠过窗棂，巢沿便让齐刷刷伸出五张嫩黄的喙，发出尖细的争鸣，将期盼谱成

了跳跃的五线谱。老屋檐角垂落的雨珠，“叮咚”“叮咚”应和着生命的初啼。

乳燕慢慢长大后，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，院里的晾衣绳成了它们的平衡木。乳燕站在绳上试探着扇动稚嫩的翅膀，有时一个趔趄，险些跌落，但总在最后一刻稳住身体。

渐渐地，它们能飞到院角的沙枣树梢，又过了些时日，竟能掠过邻家的屋脊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暮色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把成长的轨迹写进晚霞。

那年春天，我家在原址上重新建起一方院落。正房前那道新添的檐廊，从青灰屋檐斜斜延伸，仿佛为老宅子续上了一段温厚的眉梢。檐下，四根白杨柱破土而立，稳稳支撑起两道弯月般的横梁。横梁上牢牢固定着十二根带有天然弧度的椽子，每一根都是父亲精心挑选，并用

墨斗反复测量过的。最后，他割来芨芨草，亲手编成席笆，覆上掺着麦秸的黄泥作顶，搭建成村里最漂亮的檐廊。

归来的旧邻绕着院落盘旋，寻觅，啁啾声里裹着惊诧与欣喜，最终它们将春泥垒在檐廊微弯的横梁下，筑起新家。

我们与燕子共栖于檐下，共享三尺荫凉。它们筑巢育雏，我们生火做饭，彼此相安无事，互不侵扰，它们的存在成了屋檐下最自然的风景。当幼燕啼鸣时，父亲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重。父亲为我们全家搭建避风港湾的同时，也为这些燕子留下了安暖的庇护所。那些弯曲的梁木上，刻着父亲未曾言说的爱。

时光荏苒，每当春天斜燕低飞，我的心灵深处总会漾起一段旋律，那是庭院里鸟鸣的声音，青涩欢快，轻盈柔软。

诗里的故乡

□ 王洁丽

溪水从岷头山流下
流过村庄和大坝
我的父辈们，用最通俗的话
叫它们大河和尕河
河的两边
生长着大豆、小麦
当归和黄芪
它们一茬一茬地熟
那水，就一茬一茬地香
我的很多乡亲
耕耘着大山，从未离开
他们不懂诗和远方
却成了无数游子诗里的故乡

祁连山下的回声

□ 牛爱红

风行走人间，草木亦是
当雪山吐出洁白
一条河流打开另一条河流
遗落人间的鳞片，暗痕
隐匿在白雪之下
一截甘草，一寸黄芪，更多的植物
静立于我们头顶
拆解，封存，一粒挂果花蕊
在秋天到来之前
风和风的回声，似曾相识
祁连山下，众人盈握山风
让三月的早春
从内心生长